

毛澤東評點 《智囊》

第六分冊

膽智部威克卷十一

履虎不噬。鞭龍得珠。豈曰溟滓。厥有奇謨。集威克。

○侯生

夷門監者侯嬴年七十餘好奇計。秦伐趙急。魏王使
晉鄙救趙。畏秦。戒勿戰。平原君以書責信陵君。信陵
君欲約客赴秦軍。與趙俱死。謀之侯生。生乃屏人語
曰。嬴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
昔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進如姬。如
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固。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

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兵晉鄙合符果疑之欲無

既、矯、工、令、必、責、以、逗、遛、之、罪、非、慢、然、爲、無、名、之、誅、
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
進、也、大破秦軍。

信陵邯鄲之勝決于椎晉鄙項羽鉅鹿之勝決于
斬宋義夫大將且以擁兵逗遛被誅三軍有不服
栗願死者乎不待戰而敵已破矣儒者猶以擅殺
議刑是烏知扼要之策乎。

○○班超

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
于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

俱使西域。超到鄴善。鄴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明。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鄴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

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鄴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

古今第一大膽

○八○人○用○之○有○千○萬○人○之○勢○

○三○十○

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椽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
恂乃悅超于是召鄴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
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于竇固固大喜具
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
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明主令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復受使因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
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
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
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

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有聞超在鄴，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必如班定遠方是滿腹皆兵，渾身是膽。趙子龍、姜伯約不足道也。○遼東管家庄長男子不在舍，建州虜至，驅其妻子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爲生，欲傭工于人，弗售，乃謀入虜地伺之。見其

妻出汲密約夜以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其屋角火發賊驚覺躑躅體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死。挈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後他賊憚之不敢過其莊云。此壯者膽勇一時何減班定遠。使室家無恙或傭工而售亦且安然不圖矣。人急計生信夫。

○耿純

東漢真定王楊謀反光武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真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

自強來。時楊弟讓從兄緝，皆擁兵萬餘。楊自見兵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入，純接以禮，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

○溫造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單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召敕安存，一無所問。

然梁師員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
毬場中設樂三軍并赴令于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
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于面前索上掛
其刀劒而食酒至鼓譟一聲兩頭齊力秤舉其索則
刀劒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閤
戶而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復叛

○○哥舒翰 李光弼

唐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差都兵馬使張擢上都奏
事逗遛不返納賄交結楊國忠翰適入朝擢懼求國

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劔南西川節度使勅下就第謁
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數其罪杖殺之。然後奏聞。帝下
詔褒獎仍賜擢屍更令翰決屍一百。

太原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于河
東衆侮易承業或褻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
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于光弼衆以麾下
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
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
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

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翼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

或問擢與衆誠有罪。然已除西川節度使。及御史中丞矣。其如王命何。蓋軍事尚速。當用兵之際。而逗遛不返。擁兵不交。皆死法也。二人之除。命必皆夤緣得之。而非出天子之意者。故二將得伸其權。而無人議其後耳。

○柴克宏

後唐柴克宏有將畧其奉命救常州也樞密李徵古
忌之給以羸卒數千人鎧杖俱朽蠹者將至常州徵
古復以朱匡業代之使召克宏克宏曰吾計日破賊
汝來召吾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李樞密所命克
宏曰即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
中襲破吳越營

奸臣在內若受代而還安知不又以無功爲罪案
乎破敵完城即忌口亦無所施矣

○呂公弼

張詠

公弼夷簡子其治成都治尚寬人嫌其少威斷適有
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
法○妙○甚○劒者自請爲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旁下有一錢詰
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
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筆判云一日一錢
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劒下階斬其首
申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詠知益州時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志曰枷即

易脫即難詠曰脫亦何難即就枷斬之吏俱悚懼
若無此等膽決強橫小人何所不至

表了凡曰宋世馭守令之寬每以格外行事法外
殺人故不肖者或縱其惡而豪傑亦往往得藉以
行其志今守令之權漸削自笞十至杖百僅得專
決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報往返詳馭經旬累
月于是文案益繁而狴犴之淹繫者亦多矣予猶
曰自雕蟲取士資格困人原未嘗蒐豪傑而汰不
肖安得不輕其權乎吾于是益思漢治之善也

○黃蓋

况鍾

黃蓋嘗爲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至。爲置兩椽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諳文吏事。今寇未平。多軍務。一切文書。悉付兩椽。其爲檢攝諸曹。糾擿謬誤。若有姦欺者。終不以鞭朴相加。教下。初皆怖懼恭職。久之。吏以蓋不治文書。頗懈肆。蓋微省之。得兩椽不法各數事。乃悉召諸椽。出數事詰問之。兩椽叩頭謝。蓋曰。吾業有勅。終不以鞭杖相加。不敢欺也。竟殺之。諸椽自是股栗。一縣肅清。